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 窗台上的水仙

汪寶生

雪後的天，玻璃上總會結一些霜白，看上去像一幅冷峻的畫。窗台上，幾盆耐不住寒冷的花草，已然匍匐在花盆裡，唯有那盆水仙仍傲然於寒冬裡。

水仙是去年扦插的，當時，它只是一片貌不驚人的莖葉，我把它安置在淺盆之中，周圍鋪就著細碎的泥土，添了少許水，這樣便於它很快發芽，像護著稚嫩的嬰兒般，盼著它快點發芽開葉。

日子緩慢流淌，它彷若沉睡著，毫無動靜，彷彿在靜等一場與寒冬的對弈。我不禁心生疑竇，這小小的球莖，真能在肅殺中綻放？

或許是我的精心呵護，潤澤了它的生命。某天，晨曦透窗而入，灑下細碎金芒，我發現這株莖葉已悄然抽芽。那細嫩的綠芽，宛如春之使者，怯生生地探出頭，試探著這冷峻的世界。看上去如此纖細，彷彿風稍大些，都能將其折斷，可它又帶著一股倔強，在寒冷裡一寸寸伸展，

向著光源，向著希望。待到葉片漸長，如同翡翠雕琢的劍，狹長而柔韌，脈絡間流淌著生命的汁液，它們相互簇擁扶持。

寒冬逼近，窗外的世界開始蕭條，那盆水仙卻愈發蓬勃。在葉片的環抱間，花苞嶄露頭角，像是藏在綠帷後的少女，羞澀而又期待。起初，花苞只是微微隆起的一點白，繼而飽脹開來，透出內裡的花瓣紋理，似有絲絲縷縷的光在其中蘊蓄。彷彿在萬籟俱寂的夜晚，都能聽見水仙生長的聲音，那是生命拔節的律動，是對春之邀約的急切回應。

年關近了，闔家團圓的歡聲笑語與煙火升騰的喧囂盈滿屋子。水仙似也感知到這熱烈的氛圍，選擇在此時一展芳華。花朵逐朵開放，潔白的花瓣層層舒展，如雪花輕盈翩躚，又似羊脂玉溫潤細膩，花蕊金黃，恰似皇冠上的明珠，散發著溫潤而馥郁的光芒。那香氣不似玫瑰濃烈奔放，也不像梔子甜膩襲人，它清幽淡雅，絲絲

縷縷沁入心肺，仿若能驅散週身寒意，淨化塵世紛擾，在這寒冬歲末，為人間帶來最純粹的美好。

水仙，它生於寒冬，長於清冷，沒有沃土的滋養，沒有暖陽的寵溺，卻憑借自身對生的熱愛、對美的執著，在絕境中突圍。它不與百花在春日爭艷，獨守這冷漠寂寥，用堅韌雕琢生命，以素顏裝點乾坤，恰似那些在困境中默默堅守、砥礪奮進的靈魂。

在世人眼裡，水仙被稱為「凌波仙子」。因其獨具天然麗質，芬芳清新，素潔幽雅，超凡脫俗。自古人們就將其與蘭花、菊花、菖蒲並列為花中「四雅」；又將其與梅花、茶花、迎春花並列為雪中「四友」。水仙花具有樸素高潔的品格，贏得無數詩人的讚美。宋代詩人姜特立有：「清香自信高品群，故與江梅相並時。」讚美了水仙獨有的清香和樸素無華的品行。

古往今來，多少仁人志士如這水仙一般，在歷史的寒冬中熠熠生輝。蘇武牧羊北海，朔風如刀，暴雪漫天，渴飲雪，饑吞氈，一十九載持節不屈，心中有對國家的赤誠，便似水仙懷揣著綻放的熱望，於苦寒之地堅守民族大義；又如東坡居士，仕途坎坷，一貶再貶，卻能在黃州的東坡之上，種豆吟詩，赤壁懷古，以豁達為筆，繪就灑脫人生，恰似水仙於陋室陋盆，開出驚世繁花；再看近代，西南聯大師生在戰火紛飛、物資匱乏之際，絃歌不輟，以知識為火種，在黑暗中探尋光明，他們如寒冬水仙，根扎困境，卻為中華文脈續接希望之光。如今身處繁華盛世，亦不乏「水仙」精神的延續。那些扎根偏遠山區的支教老師，告別都市霓虹，走進簡陋教室，用知識的光芒點亮孩子求知的眼眸；無數科研工作者，隱於實驗室，耐住寂寞，攻克芯片、航天等領域的「卡脖子」難題，為民族科技復興默默耕耘，如寒冬裡的水仙在各自領域，為夢想、為責任，綻放光芒。

水仙，這冬日的精靈，帶著它的堅韌、高潔，化作記憶深處的微光，時刻提醒著我們：即便身處霜寒，只要心懷暖陽，篤定生長，生命便能綻放出永不凋零的璀璨，用一抹亮色，為生命添華彩。唯願你我，都能成為塵世的水仙，守內心淨土，綻卓絕風姿。

## 在時光褶皺裡拾花

沈燕

張愛玲曾在《半生緣》中說：「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來說，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；而對於年輕人而言，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」是啊，人到中年，常有一種時光飛逝的感覺。早晨起床、穿衣、洗臉、吃飯、洗碗，時間便「嘩嘩」地從指尖溜走了。下樓買菜，買米，買油，跟菜市場大媽討價還價時，時間又從雙腳間溜走了。無數的日子便如細沙一樣在風中隨日昇月落，沒有驚喜，也無波瀾。

一個寒冬的傍晚，我急匆匆回家，走到單元樓門口時，眼角一抹不經意的餘光，驀然間落在了垃圾桶旁邊的一棵臘梅樹上——那褐色的枝幹上冒出了幾個圓鼓鼓的花苞，淡黃的花苞上露出了幾片晶瑩的透明的黃，那抹明麗的黃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間，直叫人眼前一亮。它就像春天裡的甘露，潤澤著這個肅靜的冬。這讓我想起了前年的冬天，它們在皚皚的白雪裡生機盎然的模樣，想起了去年物業管理人員砍掉它們無數枝條的情景，那時，我憎恨物業人員的粗魯，以為我的冬天將會永遠失去這份清麗和雅致了。而此刻，凝視著眼前的這抹黃，我那沉寂的心又溫暖了起來。

日子疊著日子，時光在無數個不經意的日子裡飛走了，春去秋來，你來不及為它憂傷，甚至來不及欣賞它的美。

細細想想，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你願意回到哪一段時光？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，我們便學會了哭，學會了笑，學會了走路，學會了說話，後來我們學會做更多的事情，學會了很多技能，我們總想把自己雕刻成一個全能的人，最好像一個多邊形戰士，既能上戰場殺敵，也能退回廚房熬湯。能掙錢買房養家，也能在自家院子裡種花畫畫。然而生活總是殘酷的，沒有那麼多詩情畫意，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讓我們稱心如意。時光就像一艘巨大的船，帶領每個人走向未知。這種不確定性讓我們焦慮，也讓我們迷茫。我們總是期待著看到更多更美的風景，卻常忽視了身邊的美麗。

直至我們倉促地走到了中年，才會在某個起風的黃昏，被一輪斑駁的落日驚豎。忽而想起，我們錯過了那麼多美麗的風景，也忽視了那麼多平凡的時光。回首往事，發現記憶的潮水中浮現著童年丟失的珍珠，那些遺落在河邊的貝殼和玻璃珠，悠悠地躺在記憶的河流裡。兒時夥伴的笑容，依然燦爛在深夜輾轉的夢中。少年時求學的艱辛，青春飛舞成夢想的形狀。長裙飄飛在校園那條乾淨的林蔭道上，和同學一起騎著單車飛馳在塵土飛揚的鄉村土路上，路旁的花影和莊稼地裡，無一不迴盪我們清澈的笑。大學時，和好友一起去圖書館看書，做家教。孤單的女孩穿梭在偌大的城市裡，單薄的身軀卻裝滿了對未來繽紛的期望……那麼多的日子，都幻化成一片片美麗的花瓣，鑲嵌成一朵朵明媚的花兒，飄飛在我平淡的中年。

時光將那些美麗封存在記憶的膠片中，日子依舊如水般向前流淌。你漸漸長大了，成熟了，褪去了稚嫩的氣息，歷經了一些風雨，遂漸長成了一棵老椿。一些舊的記憶發黃掉落，長出了一些新葉子，甚至開出了新的花朵，又結出了一些新的果子，可是，卻再沒有以前的那種清澈的明亮和喜悅。好似世事風塵將你的眼睛遮蔽了，你的心上落了一層灰。那麼多日子流連，你卻再難開懷，再難激動。擁擠的心被一些名利慾望佔滿了，哪還能看到一朵花的嬌艷呢？

有時候也想回到過去，總覺得過去的日子很美。可其實，美的不是那段已經逝去的舊時光，而是那時清澈的自己。於是便明白了：時光其實從未改變，變得是自己的心。日子一如從前般乾淨明媚，那些掩藏在時光褶皺處的花朵，便是生命的暗香。感謝時光，感謝那些美麗的瞬間，感謝那些挫折，失敗和痛苦，感謝它們讓生命之花更加多姿。

時光漫漶，歲月如潮。不如用一顆喜悅包容的心，重拾生命中點滴的美，將它們串成美麗的花朵。在時光褶皺裡拾花，平凡的日子也會變得香甜。

# 丟失在故鄉的冰花兒

張呈明

今年的第一波寒潮來得又急又猛，一不小心就踏進了寒冬。

慵懶地躺在溫暖的被窩裡，聽著窗外呼嘯的寒風，思緒一下子飄得很遠很遠，一直飄回到小時候的數九隆冬。

那個時候的冬夜，特別的漫長，也非常的難熬。除了人，似乎所有的生命都冬眠了。然而，就是這樣的寒冬裡，卻有一種花兒在醞釀著春潮，那就是盛開在窗玻璃上的冰花。

才下午四點多，夜幕就裹挾著刺骨的寒冷悄然降落，整個世界除了吹著哨的西北風，一切都靜悄悄的。屋外的寒氣往窗戶玻璃上撲，屋裡的熱氣也順勢往上湊。就在這冷與熱的交鋒中，那一朵朵冰花便開始了它們如夢似幻的生命旅程。

頭天夜裡是看不到什麼的。睡前趴在窗台上，玻璃還是透亮的，能看到靛青的天幕上那輪月亮，散發著冷冷的清輝。

因為記掛著看冰花，於是早上睜開眼沒有再戀被窩子。一骨碌爬起來，先往窗戶那兒瞅。呀，玻璃全白了！不是雪那樣厚墩墩的白，是那種透亮、晶瑩發光的白。先是窗角那兒，冒出幾根細細的線，跟老樹枝似的，歪歪扭扭往中間伸。伸著伸著，就分出杈來，杈上又生小杈，密密麻麻的，像極了北山上的松樹林，枝枝桿桿都看得清。有時候，又不是樹枝。是一團團的，像娘縫衣裳的棉線團，又像過年時掛的棉花燈，蓬蓬鬆鬆的，看著就軟和。

左邊還有一片「松林」，針腳細得跟真的松針似的；右邊是一片「羽毛」，一層疊一層，跟家裡老母雞尾巴上的毛一樣軟。

正是做夢的年齡，我的世界充滿了奇思妙想。看著看著，不知不覺間便進入到這玉潔冰清的童話王國之中，讓自己和這些奇花異草融為一體。在這奇異的冰天雪地中，也許能遇到白雪公主和七個矮人，邂逅到那條美麗的美人魚，還有那個可憐的賣火柴的小女孩.....

「哎哟，小祖宗！快把棉襖穿上，凍著了看我不揍你！」娘在灶台上忙乎著早飯，手裡攥著刷帚朝我吼著。我嘴上應

著，眼睛還黏在玻璃上，心裡琢磨：這冰花是怎麼長出來的？莫非夜裡神筆馬良來過，在窗上畫畫了嗎？

有一次，下了一夜的大雪，我也做了無數個夢。清晨，恰逢週末，窗上的冰花開得特別燦爛。好睡懶覺的我早早就爬起來了，跟幾個前來找我玩的小夥伴嘰喳喳地討論著哪朵花更漂亮。小冬說快看快看，這裡有一隻白色的狐狸。「你什麼眼神兒？那不明明是一條小狗麼！」丁香的小臉漲得通紅，據理力爭著。「你倆說得都不對，這不就是俺家的小花貓嗎？唉，什麼時候變成白色的了？」我也加入了他倆的辯論團，都說自己說得對，一時間誰也不讓誰。不一會兒，祥子那邊又有了新的發現，於是，大家重歸於好，又蹦又跳，那純真無邪的笑聲震落了樹上厚厚的積雪，驚飛了同樣嘰喳喳的小麻雀。

忽然，身上多了一件溫暖的棉襖。哦，是母親剛剛在爐子上烤熟後披到我身上的。頓時，一股熱流遍全身。

外面的陽光越來越強，氣溫隨著我們的嬉鬧逐漸升高。窗玻璃上的花呀，樹呀，松針呀漸漸變得模糊了。先是少了幾根松針和一片花瓣，緊接著整朵花消失了，最後所有的花草樹木都化作一顆顆晶瑩的淚珠滑落下來。我想，那肯定是它們不願離去的淚水。雖然知道明天早上還會有更加美麗的花兒開放，但是仍然有萬般的不捨和失落。

不經意間，當初年少的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中年人了。八年前，我搬離了故鄉，住進了有暖氣的樓房，冬天屋裡暖烘烘的。每到天冷，我總會趴到寬大的玻璃窗上找呀找，盼望著能像小時候那樣，忽然看見冰花悄悄開在上面，哪怕只有一朵，兩朵。

然而，如今的窗子都是雙層玻璃的，冰花的出現幾乎為零。但是，每當它們在夢裡一次又一次地盛開的時候，那份感動和驚喜，依然和少年時那樣強烈。

窗上的冰花，只能開在簡陋的老屋裡。也許，它注定只屬於那個已經遙遠的故鄉和年代。想起冰花，依然感覺到母親披在我身上那件棉襖的溫暖，瞬間打濕了久違的感動和思念。

冠，已醞出一層看不見的新綠，那綠意厚甸甸地壓在枝頭，彷彿隨時會滴落下來，染透行人的肩。

綠，不再是孤立的點綴。看那壘上高原，曾經的荒蕪被馴服，化為一片波濤起伏的林海。風過時，松濤是深沉的男低音，吟唱著與風沙搏鬥的往事。西北的沙嶺上，草方格鎖住了流沙的腳踝，一叢叢梭梭苗，在視野盡頭連成一片毛茸茸的綠量。

從戈壁到雪線，這綠，是一樁又一樁的接力。萬里長江與九曲黃河，便在這日益遼闊的綠色拼圖間穿行，它們不再是征服的象徵，而是悠長的脈搏，是大地母親衣襟上兩條舞動的銀色飄帶，行經之處，萬木崢嶸，水草依依。我們的祖先曾在這裡逐水而居，如今，我們學習與之相守。

此刻陽光溫煦，空氣裡流淌著某種蓬勃的韻律。

我走向一處村莊。這裡沒有市聲，只有聲音本身：溪水潺潺，鳥鳴啁啾，甚至枯草折斷的脆響都清晰可辨。空氣清冽，帶著昨夜霜凍與今日泥土甦醒混合的氣息。溪水極清，看得見底下圓潤的卵石，以及石上墨綠的水苔。幾棟青瓦白牆的老屋靜立水畔，石階被歲月磨得光亮，一直伸入水中。遠處，被山巒溫柔環抱的，是大片的麥田。殘雪在田壠背陰處閃著光，麥苗卻已挺出凜然的綠意。那綠，不是嬌嫩的，而是沉著的、飽含底氣的，像是大地在漫長冬季後，寫給天空與人間的一封長信，每一行，都工整而深情。

村莊醒得遲些。偶有吱呀門響，走出荷鋤的農人。他們對泥土、對季候的認知，刻在掌紋與脊背的弧度裡。不須言語，只將那柄磨得珵亮的犁鋒，再度切入大地溫熱的胸膛。種樹，種菜，種下一年光景。他們的動作裡有一種堅定：不管田畝厚薄，只要根紮下去，光灑下來，時辰到了，自然會開花結果。這堅定，一年復一年，一代接一代，在無聲中匯成瓜瓞綿綿的洪流。

於是，鳥語、花香、綠野、炊煙，在藍天的畫布上，暈染開來。這不是世外桃源，這是故土。是讓離鄉者行囊沉重、夢魂縈繞的根。

在時間無涯的洪流中，我們這代人見證了一種深刻的嬗變。發展的筆觸，從勾畫鋼鐵的森林，轉向潤澤生命的原野。環境是民生，青山是美麗，藍天是幸福。

這些理念，不再只是紙上的鉛字，而是田間壟上的新苗，是護林人額上的汗珠，是監測站裡跳動的數據。一個生態的中國，一個美麗的鄉野，正從這深厚沃土中生長出來，它的枝條上，綻放著著名為希望的蓓蕾。

那些綠水，那些青山，因此蓬勃著更恆久的力量。

它們不再是被征服的客體，而是與我們一同奔赴未來的生命共同體。它們靜默著，卻訴說著一切：關於生存，關於延續，關於在浩瀚星空下，一顆藍色星球上，我們如何小心翼翼地、滿懷熱愛地，守護這片如畫江山。

## 江山如畫

劉文劍

太陽系的一顆藍色巖質行星完成又一次公轉，大地上的我們，歷經寒暑枯榮一個輪迴。2026年的曙光灑向神州，在此刻與古往的地質時間悄然相會。

那光，先是試探性地撫過東方的山脊線，隨後漫溢開來，終於敲開一扇扇朦朧睡眼。新的一年，我們推開時間之門。

農家院裡，早醒的大公雞躍出樊籠，它不踱，而是輕跑起來，爪尖點過微霜的地面，最後一振翅，落在柴禾堆的頂端。它昂起頭，一聲長鳴掙出胸膛，那聲音是金黃的、銳利的，撞在對面的山壁上，又被推回來，一波波漾開在清冽的晨光裡。

光在移動。它照亮長城堞牆的輪廓，也照亮南國群山林梢的露水；它拂過高原文壁的蒼茫，也探入平原稻田的薄冰。天地間的色彩甦醒了：天是一種含著水汽的湛藍，地是透著微黃的嫩綠，山是層疊的青黛，水是沉靜的碧玉。草木不語，卻用每一片新芽的伸展，用力詮釋著一個詞：生長。

北國的原野還在雪褥之下。那雪被是蓬鬆的，溫暖的，內裡的泥土正變得酥軟。大興安嶺深處，一望無際的白樺與蒼松靜立，它們的枝條是伸向天空的無數筆劃，在風穿過時，發出低沉而連綿的聲響。那聲響裡，有冰棱碎裂的微音，那是春天在遙山口叩門的迴響。而在南方的紅土地上，香樟樹常年青翠的樹

## 文藝副刊

